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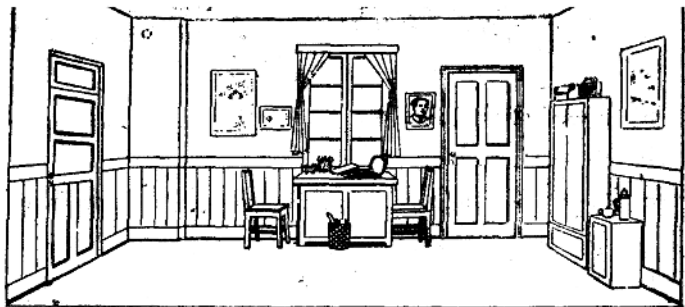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年春節文娛材料

崔雲峯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上班之前

獨幕話劇



時 間 一九五三年夏。

地 點 某紡織廠的工人宿舍。

人 物 丁郁芳：二十四歲。紡織女工。（丁）

李春華：二十一歲。紡織女工。（李）

陳光遠：二十六歲。抗美援朝鐵路工人。（陳）

尹德才：二十三歲。某機器製造廠工人。（尹）

母 親：五十五歲。家庭婦女。（母）

春 山：十二歲。小學生。（春）

佈 景 丁郁芳的宿舍裏。一個嶄新的房間，兩門一窗；正面偏右一門通向外面；左側一門通內室；正中有玻璃窗。透過窗子，可以看見廠房和掩在綠樹中的一排排紅房的遠景。室內靠窗處有桌檯。桌上有鬧鐘、鑲着照片的鏡子、七八份畫刊書報和一個皮娃娃兩個小泥巴獅子狗。在其他適當的地方，放置着小櫥、茶几和幾盆花草。小櫥頂上放着草蓆手提包、花布掛包等

物。茶几上有暖瓶、茶具。牆上掛着鑲在玻璃框裏的毛主席像、獎狀，和幾張宣傳畫。

幕 開：屋內明亮、寂靜。母親一個人在擦着窗子玻璃。停了一會，李春華從外面進來。

李：大娘，邵芳還沒起來？

母：你進去看看去。

李：（往內室裏看）嘿！在屋裏擺弄花裙子。他還沒來，你穿給誰看？

丁：（自內室出來）穿給你看。

李：我又不是陳光遠。

母：（期盼地）這個陳光遠哪，信上說十八號來，今天二十九了還沒來。說是回來結婚，什麼都預備好了，他就是不回來了。

李：人家更心急的還沒說話哩，你這個老媽媽這麼沉不住氣幹什麼？

丁：我還能像你，想起尹德才就像抓出心來一樣。

李：噢！我說着你啦。大娘，人家才是真心急的咧！

母：春華，你愛人我一回還沒見過哩，哪回你請他來我看看什麼樣。

李：我先給你介紹介紹吧：身體棒棒的；學習很努力，工作很積極，待人很和氣。淨優點，沒缺點，所以咱才愛上了他。

母：聽聽，想啊，愛呀，整天掛在嘴上，也不嫌害羞。俺年輕的時候，這些事都是壓在心裏……

李：你那是封建社會封建腦筋。

母：你現在可倒好，恨不得上廣播電台廣播廣播去。

丁：（倒水給李）來，喝碗水，好好歇一會。養養精神
用到生產上去。

李：郁芳，我有個事和你商量商量。

丁：什麼事？

李：我想請一天假。

丁：什麼時候請？

李：就是今天。

丁：請假幹什麼？

李：我弟弟病了。

母：春山病了？早晨我還看見他去上學啦。

李：現在可病了。

丁：重不重？

李：這個……這個，不很重。

母：不很重，有俺家屬小組幫助你媽照顧着就行了，不用扯下你來。

李：不，不能麻煩大夥。

母：聽聽你說的，不都是為了生產嗎？

丁：春華，我和你去看看，要是病的很重，咱趕緊打電話叫廠裏王大夫來看看，要是不很重，能不請假，還是不請假。走，咱去！

李：（慌張地）不用！不用！

丁：怎麼不用？

李：咱小的時候也有過病，也沒這麼驚天動地的。

丁：那是什麼年頭，現在是什麼時代，……走！

（幕後春山叫喊聲）

聲：丁大娘！丁大娘！

母：誰？

聲：丁大娘，丁大姐！

丁：噢，春山？

聲：丁大姐，丁大姐！

母：春山來啦！

李：（惶恐地）你在屋，我出去看看去。

丁：我去！

李：我去！

春：（自外進來）大姐，你真聲。

母：春山，你好了？

春：怎麼？

母：我和你兩個姐姐正要去看你哩。

春：看我幹什麼？

母：不是你病了嗎？

春：（生氣地）誰說我病了？

丁：「健康第一」了，病了也不敢承認了。

春：我一點病也沒有。你不信問我姐姐。

母：剛才就是你姐姐說的嘛。

春：（質問李）你怎麼說我病了？我什麼時候得的病！

母：是啊，孩子挺結實的嘛。

春：姐姐 你為什麼給我造謠，盼着我得病。

丁：沒有病更好。春山，你回去吧。

春：我是來叫你接電話的，一進門叫你問忘了。

丁：哪裏來的？

春：宿舍管理室的老頭讓我來叫你，我也不知道哪兒來的。

母：我接去。

（母親、春山出去）

丁：（翻着牆上的日曆）春華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李：（畏怯地）春山沒病。

丁：那你為什麼說他病了？為什麼要請假？

李：（低聲咕嚕着）有事。

丁：有什麼事？

李：（支吾）……有事，……反正有事。

丁：對！「反正有事」（指日曆表，嚴肅地）可是你看，今天是正規禮拜的星期五，我們廠的星期五，尹德才廠的星期日，你就是為這個請假是不是？

李：（無可奈何地）是。

丁：春華啊！咱組二十四個人，懷孕的三個，有孩子的四個，有了愛人未結婚的五個，結了婚的六個，沒有愛人的六個。懷孕的總是痛苦些，有孩子的總是勞累些，有愛人的誰也想愛人，沒有愛人的也不能不核計核計將來找個什麼樣的：誰都有個人的事情。非請假不行的事情，當然可以請假，廠裏早有

明確的規定。可是大家要都和你這樣有事無事的請假，你想想，咱的車還用不用開！咱的小組計劃還能不能完成？

李：（勉強答應）不能！

丁：六七月間，正是容易得病的時候。有孩子的大姐保證大人孩子強壯，懷孕的大姐保證身體健康；在訂小組計劃時，大家都保證在這多病季節出全勤，按日按週全面地完成個人和小組的計劃指標。咱們這個計劃是根據組裏各方面的實際情況訂出來的，單說人力這一條，要是你曠工一天，你這一天的產量質量都完了。你個人不能按日按週全面完成計劃了，也直接影響到小組不能完成計劃。還有，你這一天不來，必定要派別人看你的車，人家多看了錠子，對你車上的情況又不大熟悉，這樣就增加了別人的勞動強度，增加了疲勞，可能引起病來；同時產量質量也趕不上指標。這些你都明白。為什麼單是咱一個沒病沒災，沒有孩子纏手纏腳，沒有家庭負擔的青年人、青年團員帶頭曠工！咱一個青年團員這樣幹，怎樣帶領羣衆？羣衆再還相信不相信你？

李：（不得不答應）不相信！

丁：你去請假，人家要問你請假幹什麼，你怎麼說？你說請假陪着愛人玩，人家是不給假的，要請下假，就得像剛才那樣撒謊。可是這樣請准了假，對生

產，你是「自己的拳頭搗自己的眼」，對領導，你是欺騙了上級，在廠規上，你是違犯勞動紀律，這是主人翁態度嗎？

李：（窘，不啃氣）

丁：再說尹德才吧，他要了解你這樣對待生產，心裏也不會高興的。

李：（似在證明尹德才高興自己這樣作）我打了電話給人家了。

丁：打電話給他幹什麼？

李：叫他今天到我家來，準備一起出去玩玩。

丁：他來不來？

李：他叫我在家等他，說是下午兩點鐘來。

丁：（想着什麼，自言自語）我和尹德才是老同學了，過去很了解他……

母：（從外面歡吵吵地進來）快！快……快收拾收拾，光遠來了！

（突然的喜信，母親的緊張、興奮，驚呆了丁郁芳和李春華。她們愣了片時，忽然爆發出青年女子的熾烈的情感）

李：（把剛才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）他在哪裏？

母：剛下了火車就打了電話來。

李：（熱烈地祝賀）好姐姐，這回可盼到了！盼到家了！你放心，我聽你的話，我不請假了！咱趕緊去接光遠去，我看看什麼樣。見了面，說幾句話我就去上班！

丁：（逗李）要是尹德才來了找不着你呢。

李：（嬌嗔）去 去 人家改正錯誤，你還挖苦人！

母：（興奮的斥責）就是斷不了關！看看，人不整齊，家不乾淨，叫人家看看桌子上獅子狗、小娃娃，橫七豎八的，像個什麼樣子。（把獅子狗、小娃娃給李）給，這都是你的好東西。

李：（玩弄小娃娃）這小東西真漂亮，叫郁芳結了婚照著這個樣的生一個。（李把獅子狗、小娃娃仍放桌上）嘿 屋裏嶄新，窗戶透明，擺設整齊，地板溜平。這樣好的家，這樣好的姑娘，這樣好的丈母娘，他進家一看，保準喜的滿心開花。

母：好姑娘，看看那姑娘，睡覺起來還沒梳頭。（忙的滿屋裏轉）哎呀！看看亂的像什麼樣子！

丁：嫌不好就甭來。

母：又出心氣我。

李：放心，大娘，我負責幫助大姐梳洗打扮。十分鐘以後，這位大姐就變成一隻花蝴蝶了。

（說着，李春華給丁郁芳拆開了兩隻小辮）

母：你快梳頭，我先去接他去。

李：一回沒見面，車站上的人又那麼多，你知道哪一個叫陳光遠？

母：（拿起一張照片看着）反正貌相不能變。到車站東小街上等着，往這邊來的人，臉蛋、年紀像他，我就問問他到哪裏去，幾句話就知道了。（整衣、攏

髮欲往外走，又停下）郁芳，我慌的忘了就着電話給你到廠裏請假啦。你快去自己打吧！

李：我去打。

丁：甯打。

母：怎麼不打？人家抗美援朝辛苦了二年，如今回來了，你不在家罷了，在家裏怎麼好連一天假不請。

李：是啊，咱慰問還慰問不到哩，今天人家到了咱家了，還能不請假陪着玩一天？

丁：春華，我剛才和你說什麼了？

李：你這個可不能比我呀！

丁：誰曠工生產都是一樣受損失。再說，明天上午有時間，後天就是咱的星期了，還沒有玩的時間嗎？

母：咱這是百年不遇的事呀！

李：對！這是百年不遇的喜事。特殊情況，可以請假。我去打電話！

（丁郁芳一把未扯住，李春華像脫繮的馬跑了出去）

母：還這麼不慌不忙的，快到屋裏收拾收拾啊！

丁：我不用幹別的了。

母：把美國鬼子治住了，人家立了功回來，是有功之臣，你可得歡歡喜喜的。（推丁入內室）

（外面敲了兩下門）

母：誰？

聲：家裏有人嗎？

母：（整整衣襟，嘴裏咕嚕着）可回來了！可回來了！
（迎到門口，對着門外說）孩子，可到了家了。

尹：（從外面進來）到了家了。

母：剛要去接你，還未走出門。

尹：「到了家了」怎麼還用接。

母：你沒帶行李？

尹：沒……大娘，你說什麼？

母：你沒帶行李？

尹：（轉身欲走）我走錯門了。

丁：（自內室跑出，笑着）媽，你知道這是誰？

母：誰？

丁：這就是春華的愛人呀！德才，這是我媽。

母：（熱情地）也是女婿。孩子，坐下。（把茶葉放在茶壺裏，然後再從暖瓶裏倒上開水）等一等，自己倒着喝吧！（從小櫥裏拿出水果、小刀）自己削皮吧！

尹：丁大娘，俺廠裏今天可是星期呀！

母：好啊，好好休息一天。

尹：你給我這麼多的「活」幹，累壞了我了。

母：你不知道我這人哪，誰到我家要是不吃不喝的，我對他才有意見哩。（出去）

丁：德才，你知道剛才是怎麼回事？

尹：怎麼回事？

丁：陳光遠今天要來，我媽不認識他也不認識你，把你

當成他了。

尹：噢 是這麼回事！陳光遠現在哪裏？

丁：在車站上。快來了。

尹：今天真來巧了。老同學，二年多不見了。那傢伙一定進步的了不得了。

丁：你來找春華找錯了門了是不是？

尹：我是來找她，可我得先找你談談。

丁：她打電話給你了？

尹：是啊！

丁：她怎麼說的？

尹：開始她光說叫我來，我問她：「你廠裏今天又不禮拜，你怎麼有時間？」她說：「你不用管，反正你來就是了。」約定我兩點鐘一定到她家去，她在家裏等我。前些日子我就聽別人說她常常曠工，這一來我更加相信別人的反映了，就答應了兩點鐘到她家去，準備和她交換交換意見。現在，我先到你這裏來是為了摸摸底。

丁：說她「常常曠工」，她還真沒曠過一次工。要從思想上檢查，確實想着曠工。

尹：這是怎麼說的？

丁：比起才進廠的那二年，她在技術上提高的很快，學習也挺好，聯繫羣衆也很好，就是有一個缺點：有時在班上精神不集中。早先還輕，自從和你建立了戀愛關係，已經請過兩次假，兩次都沒請下來。可

是今天却發生了一個新的情況……

尹：什麼新的情況？

丁：她撒謊，說她弟弟病了，想瞞着領導請下假來陪養你玩。剛才在這裏，叫我批評了一頓。

尹：大家都忙着增產節約，她倒請假閒遊逛！

丁：德才，我剛才還這樣想哩，這也能看出我們小組的思想工作做的不好。本來早就知道她在工作時有時思想不集中，過去也請過兩次那樣的假，可是小組領導都覺得一個青年人，在戀愛的時候，免不了有這些現象，再也沒去注意幫助她。

尹：這就是說，缺點進一步發展了，才找出了今天的「竅門」。

丁：現在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新的認識。

尹：說出來，咱研究研究吧。

丁：我想起咱在工校學習時教員講的，在自己認為個人利益受侵犯時，最能暴露人的思想本質。為什麼她今天想出了怪辦法呢？就是因為你們現在正愛到最熱乎的時候，恨不能膠到一起、黏在一塊，可是工廠裏又不准曠工，她這才想出那樣的主意。

尹：你這意見我完全同意。不過，戀愛的很多，是不是都有這種現象呢？

丁：是啊，一個問題拴着兩個人，你這一頭就不和她一樣。現在多數的人，越在戀愛的時候，工作情緒、學習情緒越高漲，要求進步更迫切。

尹：所以問題還不祇你說的那些。我看還應該進一步挖。挖根。

丁：對！我們團的小組、工會小組好好想辦法再進一步了解了解她的思想情況，你也得常和她談談。人家說「愛人的話甜如蜜」，你平時很會幫助人，我想你幫助她管比誰的作用都大。

尹：你倒總結出經驗來了。

丁：要求進步，聰明活潑，長的又美，要是克服了這個缺點，你再往哪裏去找這樣好的愛人？

尹：這得靠廠裏同志們和你幫忙了。

丁：好說，好說，我們也請你幫忙。

尹：那咱走吧，歡迎陳光遠去。

丁：我編起辮子來。你先走一步。

（尹德才出去）

丁：（對鏡編辮子。忽停下，默默地想了片時，忽果斷地）不請假！

（丁郁芳欲往外走，和進來的李春華撞個滿懷。李春華愁眉苦臉地進來）

丁：你怎麼的了？

李：（一頭撞到丁懷裏）我都聽見了。

丁：聽見什麼了？

李：我去打電話回來，走到門外，聽見一個男人和你說話，我心裏話：准是光遠來了，我聽聽都說什麼話。沒想到是他在這兒……

丁：你明白了吧，你打電話叫人家來，人家就來，可是人家知道你今天在班上，不是來找你玩，是來了解了解你的勞動態度怎麼樣，好對你進行幫助。同是戀愛，人家比你怎麼樣？

李：（幼稚地）俺沒有臉見人家了！

丁：你沒有臉見他，一會兒我叫他來見你。你的缺點我對他介紹了一些，你再把自己的思想情況好好和他談談，叫他能摸着底，好對你進行幫助。（出去，在門外高喊）尹德才！尹德才！回來，回來呀！……“喂，對了，對了！來了，她來了！”（復進來）春華，他回來了，別愛面子，多徵求他的意見。等着他吧。我到車站去。（出去）

（李春華自己在屋裏，倒了一杯水，剛要喝又放下。她走到門口，向外張望了一會又回來。她坐下呷了幾口水，又到門口向外張望一會，忽疾速地回來，坐下來，伏到桌上。接着，尹德才匆促地進來）

尹：（大聲大氣地）陳光遠！（見無人應，直着眼滿屋搜索）噢！誰在這兒睡覺？（發現是春華）你，你在这兒！陳光遠呢？

李：沒來到。

尹：（向內室看）大娘沒回來？

李：你不知道邵芳叫你回來幹什麼？

尹：她說陳光遠來了嘛！

李：她是那麼說的？

尹：她說「他來了」嘛！

李：（倒水給尹）給！你剛才和郁芳說什麼來

尹：沒說什麼呀！

李：不對！

尹：真的。

李：她都告訴我了。

尹：那咱就談談吧！

李：你對我有什麼意見？

尹：你先談談，你怎麼會有那樣的思想？

李：叫人家怎麼說！

尹：你不說，叫人家怎麼談意見？

李：自從和你有了「事」以後，到了你的禮拜六，我心裏就想：明天是他的星期了，我能和他玩一天多好；到了俺的禮拜六，我心裏也想：明天星期了，能和他一起逛逛公園、看看電影多好！腦子裏這麼想，思想就開小差，看車就漏頭、空粗紗、巡迴不正常，當然要影響產量和質量。可是兩廠不是一天歇禮拜，光想又想不到一起，趕着你的禮拜，我就想法請假，請了兩次領導上都不准……

尹：你這才創造了今天這個辦法。那麼在咱倆沒有關係以前呢？

李：沒幹工的時候，聽人家說幹工好，進廠幹工以後，我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，覺得幹工各方面好，祇有一樣不好。

尹：哪一樣不好？

李：在你機器廠我不知道，就說我們紡織廠，上班工作八小時，下了班要學習，學習完了還得保證休息好。還得吃得合適、穿得合適，保證身體健康。要是過度疲勞，身體不健康，精神不充足，上了班就發生問題。

尹：這對生產對個人都有好處呀！

李：可一點不自由，警扭死人！不戀愛還好，有了愛人了，到了禮拜天，心裏就想，人家不幹工的，到了禮拜，一對一對的，愛怎麼玩就怎麼玩。咱可倒好，戀一輩子愛，也不能在一起玩上三天，心裏就更警扭！

尹：這樣說，就不是幹工警扭，也不是不該戀愛，毛病還是在你自己身上。

李：我知道我這思想不對，可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思想。

尹：過去有這麼句話：海上來的會浮水，山上來的會砍柴，煤礦來的黑鞋底，粉礦來的白底鞋。未進廠以前，你上了幾年小學，餘下的幾年就是糊火柴盒，給人洗衣裳、看小孩、打零工，「活」多了多幹，「活」少了少幹，沒有「活」了只好不幹。整天在街道上，東跑西竄，無拘無束，隨隨便便，生活是艱苦些，可也養成了自由散漫的習氣。帶着這種習氣進了廠，自己就覺得不隨便，不自由，拘束的難